

浅析廖燕的文学批评

傅湘龙 滕树芳

(湖南大学, 湖南省, 长沙市, 410000)

摘要: 文章主要探讨其在文学批评方面所作的贡献, 例如, 对文学评点事业的重视、对相关作品的评点及其性情影响下的文学批评思想观的抒发。

关键词: 廖燕; 评点; 文学批评观; 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明末清初这个易代时期, 政治上风起云涌, 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人们常说“国家不幸, 诗家幸”, 越是处在大动荡的时期越能触发文人的创作。于是乎在那个时期涌现了无数的大家, 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贽、金圣叹、侯方域、魏禧等等。由于种种原因, 本文所要论及的廖燕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引起相应的关注, 反而在日本有刊行其相关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 国内的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其作品的价值并展开了相关的研究探讨。廖燕, 原名燕生, 字柴舟, 又字人也, 曲江人, 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 其文学观体现出反封建教条的特征; 且其作为一介布衣, 既没有显赫的身世为支撑, 又没有贤达之士为之引荐, 所以廖燕一生潦倒, 生前死后, 都鲜为人知。然而这并没有阻碍其在文学上的造诣, 廖燕穷其一生, 在文学上却颇有成就。廖燕著述十分广泛, 包括论、辩、说、记、序、文、尺牍、传、墓志铭、杂著、疏、书后、词、诗等等, 辑为《二十七松堂集》。廖燕性情狂放, 多才多艺, 善草书, 能戏曲, 其著名的代表作是《金圣叹先生传》。

一、跳出藩篱, 洞察前沿

文学批评是指对批评文本的体裁样式, 以批评家的话语方式展现出来。“批评”可以是“文学的”, 亦可以是“批评的”, 因此其具有文学性和理论性的双重属性。我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大家对文学的批评,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 从先秦时期的对话体, 两汉南北朝的骈赋体, 唐朝的论诗诗, 宋朝的诗话、词话, 直至元明清时期的曲话、小说评点等等, 无不记录了文学批评漫长的发展史, 及其所彰显的各个时期对文学批评的关注度和其相对应的文学批评特征。如陆机的《文赋》以赋体论文, 铺陈论述, 对仗工整, 雍容华美; 刘勰的《文

心雕龙》用四六骈体写成，追求语言的声韵、对仗和词藻修饰，并大量运用比喻、类比、典故等修辞手法；钟嵘的《诗品》则以二十四首四言诗，取譬奇特，意象丰富，语言飘逸，意境唯美，为读者构造出一幅幅绝美的画卷，令人不觉神往，极具文学性。诸如此类的文学评点书籍早已成为代表各自时代文学批评的典范。

虽说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各家的文学批评著作流传，但文学批评这一体裁基本上一直是被视为“闲言语”¹而存在的，从而导致大多批评家对于“文学批评”本身意义并没有理性的认识也未能引起相应的重视，仅仅简单地以传统观念“文以载道”²为宗旨对文学文本来展开评论说。可能由于性情使然，本文所要探讨的学者廖燕却突破了时代的藩篱，清醒地认识到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所体现的不凡价值，对文学批评或评点之学给予了高度地评价。

廖燕初年也曾致力于功名，但最终怀才不遇。然而仕途不畅并没有打消其作为文人的斗志与傲骨，纵使冒着终生不仕的风险，他仍要坚持自我，抒发己见。与当时保守派相对应，作为“异端”³的他独树一帜，深入关注到了当时的点评之说，并对各家的评说抒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首先，他评孔子为文学批评的开创者并简要概括了评点之学的发展脉络，在《评文说》中这样说道：“删述《六经》，遂开后世选文之端。是时有选而无评。或曰：《论语》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非诗评耶？则评又安可少也。梁邵明太子，始取秦汉以来之诗文集为一书，时号选体。虽因而实创，其得失俱可不论。迨后宋苏明允批点《孟子》，谢叠山评《檀弓》以及明与我朝茅鹿门、钟伯敬、金圣叹辈出，无不批窾导窍，须眉毕露，迨无余蕴矣。使尚执《文选》之成例以律今时，评点盖置不用，是犹欲今人草衣木食，以与太古比德也，可乎哉？且非徒取他人之文而选刻之也，盖将以见吾手眼于天下也。以吾之手眼，定他人之文章，而妍媸立见，非评不为功。故文章之妙，作者不能言，而吾代言之，使此文更开生面，他日人读此文，咸叹其妙，而不知评者之功之至此也。……呜呼！孔子评诗，固当为万世选文者之所取法也哉。”，这里可见他对文学批评的重视，开始追根逐源进行探索。其次，他对参与文学批评的学者给予了高度地赞赏。如对明清之际的茅坤、钟惺、金圣叹等等，尤其把金圣叹的评点工作推及到了对其人格魅力礼赞的高度。廖燕曾作《金圣叹先生传》，里面写道：“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甚至直抒胸臆道，“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

¹ （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六

² （宋）周敦颐《通书·文辞》

³ 《论语·为政》

纵观各家，我们知道古时学者们对金圣叹评点褒贬不一，且金圣叹为人亦个性张扬，不肯屈服于世俗，最终被当朝处以死刑。面对这样的局面，廖燕仍坚定地表扬其对文学批评所作的贡献，特别还强调其凸显在文学批评中的不为世俗所接纳的人格魅力。可见廖燕没有轻易被世俗眼光所左右，而是保持自己的性情，热切地关注文学批评这一渺小而又伟大的事业。

二、嬉笑怒骂，批判现实

廖燕重视评点并大力赞扬参与评点的学者们，自己也曾尝试着对前人的作品及注译展开过相应的评点。在廖燕的文集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不囿于时代范畴与他人所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去重新评点经典著作，抒发其独到的见解与意图。

（一）对《战国策》的评点

关于《战国策》，廖燕曾在其《书战国策后》中这样点评到：“《战国策》一书，……予独喜其文章即事功，事功即文章，文可为武，武可为文，无异途错出之分，尤为千古独绝也。此岂无所致而然乎？士莫重乎气，气养之在上，而成之在下，天下未能有以贱而谋贵者矣，何也？其气不足也。战国之时，类皆俊伟瑰琦，以一布衣揖让人主之前，折冲俎豆之上。非其智谋独绝也，其气有以盖之已。呜呼！自糊名易书之法行，而绳检防范，使士皆囚首垢面，以应朝廷之举措。其始固已丧天下士之气矣，尚可复望其昂然振起抵掌而谈天下之事也哉，此必无之理也。”⁴可见，廖燕是极力推崇《战国策》一书的。他认为该书做到了切合事功的目的，且这与当时士大夫的风气是分不开的。我们都知道战国时期，士阶层崛起，百家争鸣，蔚然成风，尽显那个时期自由的文风。然而，我们再联系廖燕所生活的明清时代，这时思想禁锢，朝廷严格执行八股文取士，文风俨然一片死寂之态。

这里，廖燕对《战国策》的极力推崇，其表面看是对过去文章创作的肯定与欣赏，实则是对自己所处朝代文风的一种批判。透过当时推行的八股文这一文学现象，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了其阻碍知识分子思想解放的弊端。接着廖燕进一步指出这无疑是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实施，这与其他儒者的大力迎合是形成鲜明对比的，在当时是极具时代进步意义的。由此可见廖燕并不是停留在简单的文本评点层面上，而是透过表象挖掘其根源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为文学批评增添新意的同时也达到了针砭时政的功效。

（二）对朱熹《四书集注》的评点

⁴ 《书战国策后》，《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二

“四书五经”作为儒家经典，自古以来各大家争相对其展开研究，其中成就最为显著的当属朱熹的《四书集注》。该注译在明清之际可谓是作为教科书来进行教学的，甚至于到了我们现今的时代仍被作为研究“四书”的重要参考文献，可廖燕在明清时期就曾大胆地对其提出过质疑。针对当时大多数学者对其不假思索盲目引用的现象，廖燕立即提出质疑，甚至于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与其争锋相对地提出不同的见解。

在廖燕的《自题四书私谈》中曾这样说到：“士之讲学类皆窃宋儒之唾余而掩有之，则是讲程朱之学，非讲孔子之学矣，……然燕以为遵孔子，而世则以为背程朱矣。”⁵显而易见，廖燕认为朱熹的《四书集注》并非完全忠实于孔子所推崇的儒家经典，甚至于其中有不合经典原著的观念。而当时大批的学者没能认清这一事实，仅简单地将两者相提并论，过分地推崇朱熹集注，及至导致当时程朱理学盛行的不良习气。于是这里廖燕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与朱熹及其盲目追从的儒者们站在了对立面。

当然，毋庸置疑朱熹集注对我们研究四书经典的重要性，这里所强调的是廖燕作为一位学者所具有的独立的思辨性和严谨的治学观。了解廖燕，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受过正统教育，且看过许多文学典籍的，因此他的思想仍是推崇传统儒家经典的。但为何他被儒者们视为“异端”呢？这看似矛盾的两个观点其实并不矛盾，正是由于他接受了之前良好的儒家教育，才让其具备了这方面的敏锐洞察力。随着时代的发展，统治者政策的愈加强化，原有的儒家思想也逐渐被后来的学者们发展成为适合当局的新儒家思想，及至变为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身在其中的大多数儒者们并没有察觉，而像廖燕这样的少数学者却捕捉到了前后的差异，这些少数者又忍不住要抒发自己的见解，于是乎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从而最终被判为“异端”。人的思想自然要与时俱进，适应正当的风气我们当然要大力支持，但对不正之风的推行我们就得学会抵制反抗。廖燕对朱熹集注提出自己的质疑，及时地察觉了程朱理学的恶性发展态势，一方面反映了其对经典的捍卫，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对时代发展的关注。

（三）对李攀龙、王世贞作品的评点

针对明末清初文坛上风靡一时的“前后七子”所倡导的风气，廖燕在其《与魏和公先生书》中有这样一段评说：“文莫起于朴，而敝于华。自李于鳞、王元美之徒以其学毒天下，士皆从风而靡，缀袭浮词，臃肿天阗，无复知有性灵文字，非得如韩欧之人之文，谁其正之。虽然，韩欧之人之文，则亦有说。欧文纤徐澹折，为文中之盛。然不善学之者，则未免失之弱。昌黎则见道未彻，《原道》、《原性》诸篇，肤浅已甚。要之，起衰救敝，则其文不可

⁵ 《自题四书私谈》，《二十七松堂集》卷五

诬也。五代之文敝，韩欧起而救之。今日之文敝，吾党起而救之。救之当必有出于韩欧之上，推而及之于三代太古，皆可自我另辟一天地，浑浑然噩噩然，而为质奥奇峭淹博之文，使学韩欧者尚不得望其涯涘，况王李耶。”⁶ 这里廖燕认为由李、王二人作品太注重辞藻堆砌，忘却了文章的质朴之宗，导致文坛形成了奢靡之风，对当时的文风造成了十分卑劣的影响。

熟知明前后“七子”，我们不难发现其引领的风尚确实也是顺应时代的产物，且对当时盛行的“台阁体”有很好的抵制作用，一定意义上扭转了当时不良的文风。其出发点是好的，但也存在较大的弊端。他们倡导秦汉奇伟文风以矫正台阁虚浮之气，然而只得秦汉文章之形而失去了本质内容，甚至于愈演愈烈，渐渐失去了本心。

当文人们仍心无旁骛地追随着李、王等人，争相醉心于借鉴模拟其作，廖燕已认识到其中的隐患，于是提出这样的评说，以求警醒时人。可见，廖燕并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能时刻保持清醒，跳出时代的局限，坚持自我，对事物有客观、与时俱进的评价。

三、坚持自我，抒写性灵

廖燕一生不被任用，但读书颇多且苦心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作品将自身倡导的文学批评观淋漓尽致地阐释了出来，当然这类作品注定了在当时不可能获得相应的关注和成就。他曾在《自题制义》中这样说到：“取匣盛之，为冢于名山之颠，大书其上曰：‘曲江廖某不遇文冢。’因酹酒而祝之曰：‘千百年后，有如廖某其人者，将歆戏感慨而凭吊之，庶几稍慰吾文耶！’”⁷，可见其对自身文学作品的自信，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即使他对当时时局具有客观的认识判断，也要坚定地坚持自我的决心。

与其不拘世俗的性情相对应，廖燕形成了“独抒性灵”的文学批评观，且运用在作品创造中的崇尚本源上。他曾在《与某翰林书》中这样说到：“窃尝论文，莫大于天地，凡日月星辰云霞之常变，雷电风雨与夫造化鬼神之不测，招布森列，皆为自然之文章，……故善文者，岂惟取法于圣人诸子，并将取法于天地也。”⁸ 廖燕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创作的本源，并非仅仅取法于圣人贤者才能创作，好的文章能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这与上文评点提及的反对盲目搬抄模仿他人的作品是一致的。无论是参考程朱的注译，抑或是对李、王等人作品的推崇，运用到自身的创作中都应有自我的把握感知，而不应全盘照收，关键还得取法我们

⁶ 《与魏和公先生书》，《二十七松堂集》第二册卷九

⁷ 《自题制义》，《二十七松堂集》卷一

⁸ 《与某翰林书》，《二十七松堂集》卷九

身边万事万物的原貌，然后自然而然地抒发成文。廖燕本人则严格按着这一准绳进行创作，且突出显现在其所作的人物传记上。人物传记本是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一种文体，讲究真实自然，然而世人大多根据前人的判断来给某一人物妄下定论，或简单地顺着个人的喜好对人物进行肆意的矫揉造作，参杂了过多的个人情感，最终导致失去了其本性。廖燕所作的人物传记能不囿于前人的观点，完全取自人物自身生平事件，并能透过事件本身准确地把握人物的秉性，好的一面就褒扬，不好的一面也客观地揭示出来，而不是迎合之作。如《金圣叹先生传》、《嵇将军传》等，作者依着事件本身大胆地对其中的人物进行客观的叙述，哪怕可能得罪了某些当事人。

与其惨淡的人生相对应，廖燕发展成了“愤气说”的文学批评观，并运用在创作上着重体现为创作大量的小品文，为当时小品文的遭际“鸣不平”。纵观廖燕怀才不遇的一生，这其中的“愤”与“气”不言而喻。徒有这两者，当然不是什么大事，因为这很有可能只是造就了一介山野莽夫。但当这“愤”、“气”与“才”相遇，这三种特性相混合，那就极有可能成就奇才了。这样的典型例子，如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最终创作了一代之绝唱《史记》；唐朝韩愈的“不平则鸣”，倡导了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廖燕也拥有这种特殊的气质，针对当时小品文不被正确对待的不良现状，作者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气”竭力为其正名，并用自己的“才”创造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小品文。他曾在《选古文小品序》中这样说道：“大块铸人，缩七尺精神于寸眸之内，呜呼尽之矣！文非以小为尚，以短为尚；顾小者大之枢，短者长之藏也。若言犹远而不及，与理已至而思加，皆非文之至也。故言及者无繁词，理至者多短调。巍巍泰岱，碎而为磷砾沙砾，则瘦漏透皱见矣。滔滔黄河，促而为川渚溪涧则清涟潋滟生矣。盖物之散者多漫，而聚者常敛。照乘粒珠耳，而烛物更远，予取其远而已。匕首寸铁耳，而刺人尤透，予取其透而已。大狮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小不可忽也。粤西有修蛇，蜈蚣能制之，短不可轻也。”⁹自此作者义正辞严地道出小品文的优点，突出短篇文章亦能创造出大的成绩，不能轻视甚至曲解其力量。他还在该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言及者无繁词，理至者多短调”，算是对小品文的高度称赞。明清之际的小品文仅仅被视为娱乐消遣的工具，廖燕在言语上已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气”，体现在其创作中“愤气说”更是溢于言表。廖燕的散文著作多以小品文为主，脱离当时其他作者小品文内容的浅显低俗，他把小品文作为批判现实的“匕首”，在文中直接发泄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气，揭露现实的黑暗，表现出极强的反抗精神。如《书钱神论后》中有这样一段：“每怪人为万物之灵，万物皆其

⁹ 《选古文小品序》，《廖燕全集》卷四

所役使，而独见役于一物。一物者何？钱是也。自有此物以来，无贵无贱，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靡不争趋之唯恐后，熙熙攘攘至于金为特甚。有之则可以动王公，无之则不足以役奴隶，呜乎异哉！神盖至此乎。”这里，廖燕直接鞭挞了当时金钱横流、物欲泛滥的恶俗，展现了一副副丑陋的嘴脸。

结束语

人们常说，时势造就人才。于是乎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坛上前仆后继地出现了“台阁体”、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多个派别，文人们纷纷打着复古或反复古的旗帜宣扬自己的文学观点，各持己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当然，这其中还要求人们做到顺应时代的需求，满足统治者的愿望。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没有较好的阶级地位，空有自己的满腔才华，又不懂得人情世故的练达，这也很难使自己立足于现实社会，并获得相应的成就。试想推崇“台阁体”的“三杨”没有较高的阶级地位，没有迎合当朝粉饰太平的歌功颂德，又怎么会获得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亦或是真对当朝文坛现状有什么不满，那也得找对办法委婉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如前后“七子”打着复古的旗号，掀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风以试图来反对当时委顿虚浮的风气。这样既不显得过激，也能将自己的想法成功表达出来得到相应的支持。前面这两种人的人生哲学——处世之道，自然有可取之处，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然而，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仍偏偏存在这么第三类人。他们资质聪慧、满腹才华且性情耿直。由于资质聪慧他们往往具有超时代的意识，能清醒而透彻地判断出时代的发展前景，于是导致不被同时代人所接纳，视为“异端”的局面；由于满腹才华、性情耿直，他们往往不肯委曲求全，而是言辞激烈、据理力争，于是不被统治者任用，最终落得怀才不遇的境况。这样的人自古便有，典型的如屈原、李贽，当然还有本文所提的廖燕。他们这种冒着不被世人所理解甚至遭受迫害的风险，仍坚持自我，傲然于世的人格魅力，难道不更值得我们敬仰吗？或许是因为人各有异，各人的追求不同，其为人处世原则亦有不同，各中优劣我们没有唯一的准绳进行判断。人生短短数十载，努力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于己于世都是好的，但求不忘本心。廖燕用自己的真性情、真才学书写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人生理想，不幸的是在生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肯定，但值得庆幸的是他的才华最终没有被埋没，在其身后掀起了热潮。如今学者们渐渐对其重视起来并展开相关研究，这也算是最终没有辜负了其才情。

参考文献

- [1]廖燕著,林子雄点校.廖燕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3]钟嵘.诗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4]胡义成.明小品三百篇[Z].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
- [5]廖燕.二十七松堂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 [6]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2004.5重印)
- [7]李永贤.廖燕研究[M].巴蜀书社,2006
- [8]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9]顾易生.顾易生文史论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 [10]李宁编.小品文艺术谈[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 [11]启功,张中行,金克木.说八股[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2]郭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Liao Yan of Literary Criticism

Fu Xianglong Teng Shufang

Hunan University, Hunan, Changsha, 41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ribution it made in terms of literary criticism, for example, the cause of Literary Criticism attention to literature under Comments and temperament - related works of criticism ideological outlook express.

Key words: Liao Yan; commentaries; literary criticism; Creation

作者简介: 傅湘龙, (1981—)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方向。
滕树芳, (1991—)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方向。